

七日談

（海外篇）

我任教的大學，有個「國際電影周」傳統。今年萬聖節，選中香港二〇一七年殭屍電影《救殭清道夫》，片名英譯《Vampire Cleanup Department》。為此，「國際電影周」請我接受當地電台採訪，談論該片，並在放映當天向觀眾作一簡介。

這可難倒我了。須知我荒野間露營，暴雪中飛車，都不在話下，唯一的短板是恐怖電影：不敢看。長這麼大，只看過一部，還是最經典的心理恐怖片《午夜凶鈴》。看後整個人都不對了。至今，若在晚間看到黑屏的電視機，還會悚然一凜。（後來讀了小說原著方知，山村貞子從電視裏爬出的內容，只是電影編劇的創造，小說倒是老老實實的本格推理，無此渲染。）

又是受訪，又是簡介，少不了要閱讀殭屍題材的資料，那感覺想必十分酸爽。但，豈能放棄超越自我、直面殭屍的機會？遂對「國際電影周」負責人一諾無辭。然後，勉為其難，先把《救殭清道夫》看一遍。燈光旋亮，音量調低，不料相當有趣，大笑數次。雖然，畢竟是恐怖片，若干鏡頭我不敢直視。看網上影評，有觀眾不喜其俗套的愛情和略顯溫馨的結尾。但我，我偏偏就吃這一套。瓊瑤阿姨的愛情劇，有時台詞天雷滾滾，細思無非俗套。人生實難，多點兒愛和溫馨不是挺好麼。

熟悉劇情後，開始準備電台訪談。五六分鐘，打算從片名英譯切入。把「殭屍」譯為「吸血鬼」（vampire）（有點兒意思。中國傳統有關鬼靈怪怪的故事中，很少有歐洲「吸血鬼」、殭屍之類怪物，多數是動物、植物成精（譬如《西遊記》裏的黑熊怪、杏仙，《聊齋》裏各種男女狐狸精和菊仙、牡丹仙），以

及人死後化作的鬼（如《聊齋》中可敬可愛的王六郎）。這些動植物精和鬼並不都是害人的，許多很友善，很淘氣，很有情。有關屍體的故事，《聊齋》中卻屈指可數。《屍變》寫旅客夜暮途窮，投宿停屍間，女屍夜間忽然起身，殺害並追逐客人。《噴水》寫不知何時埋在大宅庭院中的無名女屍，從地下冒出，邊跑動邊噴水害人。不過這二位能追能跑，都算不得「殭屍」。

所以，那種關節僵硬、無法彎曲，只能伸直雙臂、跳着移動的殭屍形象，包括《救殭清道夫》中的女主角，算是香港殭屍電影的獨創。殭屍電影導演林正英，年輕時曾與李小龍多次合作。到了上世紀八十、九十年代，香港殭屍電影自然融會了恐怖、武術與港式插科打諢，偶爾還擦出些愛情火花。如果從中去掉恐怖元素，也許就與成龍的功夫電影無甚差別了。或者說，若想拍攝港式殭屍電影，把香港電影的常見元素（功夫、搞笑、愛情）再加上恐怖，酌量調劑，排列組合即可。能從這個套路裏小小翻新，已大不易，我覺得《救殭清道夫》做到了。此刻秘而不宣，請自行觀影啦。

順帶說了說道教：中國少有的本土宗教，旨在求得長生不死，也有種種驅鬼禳災的符咒和法術，比如《救殭》中封在殭屍面部的丹書符券，以及「食環署特別行動組」（即Vampire Cleanup Department）的道士在殭屍身邊念咒作法事的鏡頭。

電台採訪完畢，我與殭屍緣分未了，還需應付放映當天的現場簡介。「國際電影周」負責人告知，想講多久都可以。不過，我想，觀眾是來看電影的，不是來聽長篇大論的。關鍵在簡潔、通俗、有趣，萬勿沉悶笨重；最好還

能虎頭豹尾，開場引人注意，結尾餘音繞樑。也許，這些也是所有優秀演說辭的共性。這種境界，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。

《救殭》情節不複雜，毋庸贅述，簡介中點出幾處語言和文化差異即可。我嘴笨，先寫成草稿，計時朗讀一遍。接着刀削斧劈，再讀再刪，最後把時長限於九十秒內。內容敲定後，反覆練習：音量，語速，停頓，手勢，腳步的走動（不能像一根電線杆似的杵在原地吧？）……如果忘詞，或者感到動作機械僵硬，就從頭來過。家裏的貓，看到「鏟屎官」忽然走來走去，手揮目送，對着半空不知在嘖嘖咕咕什麼，也就跟在腳下走來走去，差點把「鏟屎官」絆倒。練了三十多次，直到流暢自然。獅子搏兔，花費如許心力，只是習慣把事情做好，與殭屍打交道這類小事，概莫能外。

放映時間是萬聖節前一日晚上七點半。我七點一刻來到現場，只見觀眾席寥寥三五隻

小貓，心中說不出是失望還是鬆了口氣。想來不過九十秒的內容，盡責而已。結果七點二十八分時，忽然人潮洶湧，接連湧進放映廳，日語有個詞「殺到」（sattō），正好形容這種大批人或物體突然出現的情景。主持人介紹了我，我走上講台。眾目睽睽，充滿期待，期待與我一同直面殭屍。

「大家晚上好，歡迎來觀影。影片中有四處值得注意，容我道來。其一，語言。片中講的是廣東話，中國主要方言之一。其二，吸血鬼。電影的中文原名其實並非『吸血鬼』，而是『僵硬的屍體』。它們身體僵直，關節無法彎曲，所以只能伸直雙臂跳躍，就像這樣（此時我模仿港式殭屍跳躍模樣，觀眾一片笑聲）。其三，人殉。很不幸，不少古代社會包括中國都曾用人殉葬。片中女主角在地主死後被活埋殉葬。如此，當時人相信，地主在來世也能繼續以她為奴。其四，血。血做的食物，美國很難找到，歐洲、亞洲等地卻極為常見。

（觀眾點頭。）電影裏的女吸血鬼（殭屍）喜食豬紅粥，那是香港常見的小吃。我吃過豬紅粥麼？吃過。好吃麼？真好吃。這樣，我是否也成了吸血鬼呢？（觀眾大笑。）請諸位看完電影後自行決定。（觀眾笑。）謝謝！」



電影《救殭清道夫》劇照。

為自身的美麗存在



如是我見 姚文冬

我關注的一位戲曲博主，為同學的婚禮助興，在婚宴上演唱了一段京劇，然後分享到視頻號。這位陽光帥氣的大男孩，那天狀態極佳，形有範兒、音有味兒，令我着迷。然而不諧的是，鏡頭中那一桌桌賓客，竟無一人抬頭，當然也沒有凝神傾聽，都忙着推杯換盞，大快朵頤。

忙去評論區翻閱，果然多數留言都為他惋惜，有人說：「為什麼在這種場合唱京劇呢？這幫食客，褻瀆了這優美的唱腔。」這也是我的心裏話。說「褻瀆」似乎偏激了點，但起碼他們不懂得尊重。作為票友，我也常有類似遭遇，比如朋友聚餐，酒酣之際，免不了被要求獻唱，但每次都是剛唱個開頭，大家便開始「走神」，或交頭接耳、行酒猜令，或悶頭吃喝，還有人離座去打電話。我不敢說他們不尊重藝術，畢竟人各有愛，但對我要有起碼的尊重吧。後來在這種場合，我能推辭盡量推辭。

但幾天後，當我再打開這段視頻，卻有了另一種發現——點讚過萬、收藏千餘、轉發數百……在自媒體，這點流量不算大，但對於一個小眾的普通號來說，已經相當可觀。我驚覺，這是不是等於，原本唱給那十幾桌賓客聽卻被冷落的戲，反而從另外的渠道收穫了萬千受眾？他一定也滿足於這樣的成績，我看到他將這段視頻置頂了。

原來，我們每個人，在眼前很小的生活圈內，有時會被忽視、冷落，可是在這個小圈子之外，還有一個更廣闊的世界存在，隨着空間的放大、受眾的激增，其實每個人都處於萬眾矚目之中。我讀到他回覆某句替他「鳴不平」的留言，他說：「不管在哪裏唱，有沒有觀眾，演唱本身都能帶給我強烈的愉悅。一朵花開在荒漠，也要為自身的美麗而存在。」我被這句話震撼了。

難道不是嗎，人活着的真諦，不就是為自身的美麗而存在的嗎？現實中，只要我們認真去做一件事，真誠對待一個人，往往能收穫極強的精神愉悅。我們享受這種愉悅，卻並無功利目的，但我們良好的口碑，卻會如花香隨風飄盪，薰染了遠方以及更多的人。而且，眼前的「荒漠」，也並非世界的全貌，因為欣賞我們的人，可能在一步之遙，更可能在千里之外。所以，我們會看到，一個與世無爭、熱愛生活的人，儘管生活得波瀾不驚，但實際上，卻被很多人關注、欣賞，並羨慕着。



繽紛華夏 王璟

進入十二月，很快來到今年最後一個節氣——冬至。在江南，冬至前後天氣真得會一點點冷下去，確實是冬天到了。

節氣在江南一帶不但明確表達氣候進程，還與人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；比如，清明前或後採摘的茶葉身價大不同；驚蟄時真的會打雷；白露過後再裸露身子會生病；霜降後的青菜幫軟糯帶着絲絲甜，肉都不換。

而在山海關以北或嶺南以南，節氣的表達就沒那麼分明，要麼寒天太長幾無春秋，要麼熱天太久屢屢入冬失敗。中國領土南北跨越緯度近五十度，氣候這樣的大差別是必然。

我家浙江紹興恰處長江以南，四季分明，短長均勻，偶有紊亂失調不按常理出牌或佔了別家季節時日的年份，基本會被判定「空梅」、「暖冬」，這種非正常氣候年份並不多見。

被季節如此厚愛，紹興人當然不能辜負，更不能冷場，春季踏青、夏季戲水、秋季掃葉、冬季探梅，賦滿調調。

那冬日裏尚未開梅或探完梅之後，做點什麼呢？在堅持「靠抖取暖」的紹興，經驗說，不妨走起。紹興乃至周邊，無論交通網還是風光網，官定密集區，活動半徑短則幾小時，多則一兩日，可走起的地方太多太好，既暖身又暖心。

參與冬至前操年糕。紹興稍偏遠鄉村幾乎家家要在這時節自己做年糕，喚些親朋鄰里相幫，女人蒸米，男人搥捶，孩子們在中間竄來竄去等着糕出鍋熱騰騰吃。

看冬至後漁塘牽魚。屆時大大小小

冬，至了

的塘主會集攏來幾條或十幾條船，撒網牽網裝船一氣呵成，魚躍人歡又豐年。多青魚鱖魚，最大個一年能養到幾十斤，肥碩。魚販和周圍居民現場買去。紹興的醬臘「瀑布」便從這打開序幕。

醬貨是紹興本地美食，入冬號角西北風初起，太陽下一牆牆一杆杆一片片的醬鴨臘肉香腸魚乾旋即掛滿全城，黑紅「瀑布」裏泛着白光。做個攝影師走街串巷拍醬貨吧，那可是紹興最具辨識度的地標物，全世界獨一幀。

沒有冬日暖陽的紹興會淒風冷雨，那剛好攆把傘去研磨大街小巷人文雅韻。二千五百年一路走來的古城，本身已成沒有圍牆的博物館，一個個家族迭代串起的春秋史，從古至今從未斷過；老街、古村、故居哪哪都是；一代代名人文人墨客的足印祖居舊居遍布全城；藝術在這裏早不是什麼奢侈品，真跡、文物、戲台隨處可見。

安昌古鎮，始建於北宋，「碧水貫街千萬居，彩虹跨河十七橋」，代表作為水鄉的紹興。東浦鎮，紹興黃酒發祥地，早在明清時居酒屋就已滿大街。崇仁鎮，成片的宋、明、清



時期古建築群，歷經千年風貌依舊；雕樑畫棟間那座里里程碑意義的越劇戲台，至今仍在演繹前世今生，戲迷換了一茬又一茬。

「貓冬」於紹興絕對水土不服，首先打不過三十多條森林散步道的誘惑。艾瑪尖、紫洪山、雪竇嶺、十里筠溪……僅聽名字都極度舒適。

五百崗上的丹家村，漫坡茶園，凸一大饅頭山，對面是執著百年的基督教堂，錦裏煙塵外，暖暖遠人群。

葉家山頂，柯橋區唯一不通公路小村，修竹深處、踏道頂端是一片粉牆黛瓦的寧靜。山上只剩老人，八九十歲仍在自理。我幾年前去一位老人家裏討開水，老人親自給我倒，不偏不倚，滿而不溢，那年她九十三歲。之後再去，其中一個目的是問這位老人安否，健否，在否。一連四年，還安，還健，還在。

紹興有一樣風俗能讓民眾冬日裏不召而自走起——去寺廟。當地土著以春節為核心，約定俗成一整套謁拜祈福儀式，傳承千百年。寺廟是其中必有環節。

寺廟在紹興遍布城鄉，都不大很古，座座香火不斷。越王崢的深雲禪寺，卧薪嘗膽後越王勾踐曾在此厲兵秣馬；平陽寺，藏經樓的無塵之謎三百年來無解；香火最旺當屬爐峰禪寺，經年雲煙繚繞。每年從冬至起到正月落的人潮天天爆棚，堪為當地一樁大事。

正月落，紹興的冬天便過去了，焦黃的蒹葭嫩綠了，青草漫坡了，茶樹抽芽了。生命，代謝着，生生不息；生活就這樣在一次次走起中被慢慢裝滿。

在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安昌古鎮拍攝的日出景象。

加薪



喧暖人生 香寧

小魚的三個月試用期即將結束。轉正述職會前，我們的首席運營官雷總和我說，小魚和人事部提出想加薪百分之二十以達到市場水平，他在考慮這個事情。我一聽立馬跳了起來，「你考慮什麼？絕對不行。才幹三個月就想加薪百分之二十，現在年輕人都這麼急功近利嗎？」

我讓人事部調來小魚的檔案，不看不要緊，一看更氣。三個月前，我們是用翻倍的薪水把他從前公司招來的。我氣得跺腳，對雷總咆哮。咆哮的內容無非是兩點，第一，當時憑什麼要用翻倍的薪水招他來；第二，有什麼突出貢獻要滿足他試用期轉正后的加薪要求。我明確表示，作為一家初創公司，不可能以火箭升天的速度給員工加薪。我又追加一句，外面實力雄厚的大廠也不會用這樣的速度給員工加薪。

雷總是個好脾氣，我是個急脾氣。我和他搭檔形成極大反差。他等我發完火，慢條斯理地說起前因後果。小魚這個職位，我們在市場

上招了三個月都沒招到，幾乎都是因為薪水太高無法匹配我們初創企業的成本。眼看着我們的業務開始有了起色，我們急需增聘這個職位的員工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小魚來面試了。雷總很高興，他很符合我們的招聘需求。即便是翻倍了他的薪水，我們仍然是以低於市場水平的價格招到了他。換句話說，小魚的第一份工作，連市場水平下限的一半都達不到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小魚根本沒意識到要做市場調研，他也不是名校畢業，加上這是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，又是主動聘請，他就高高興興地上班了。等他意識到自己的薪水遠低於市場價格的時候，已經是工作後好幾個月的事情了。

幾乎所有的公司，都以小魚的第一份工資作為基準，狠狠地壓他的價。而我們，一家初創公司，雖也跟不上市場價，更無法和大廠爭奪資深和高端的人才，但我們表現了極大的誠意，把小魚招進來了。雷總對他的工作表現十分滿意，他說，我們公司小，招人難，所以我

很想從年輕的員工開始培養，跟着公司一起成長，忠誠度也會更高。我總覺得他的想法理想化，畢竟這代年輕人今非昔比，用談情懷留人的方式，成功率一定很低。我堅持要到年底再做考評，決定是否調整，順便考驗小魚。可雷總再次爭取，「年輕人需要認可和鼓勵，這個時間點，比考驗他更有積極作用。也許我們加不到他要的水平，但是哪怕小小的加幅，也能讓他感受到公司對他的認可。」我假裝讓步，「好，如果你要擔保他，年底前給他的任何加幅，直接從你薪水裏扣如何？」沒想到雷總爽快他說，「沒問題！」

好奇心促使我不得不親自和小魚聊一聊。短短十五分鐘交談，兩個細節讓我認同了雷總的建議。第一個細節，我問他現在工作量如何，下班晚不晚。他回答工作還有餘量的，下班時間也不晚。我說，哦？那我給你加點項目可以吧？他毫無停頓點點頭乎乎的腦袋：可以的！第二個細節，我說我不同意給你轉正漲工資，你來的時候工資已經翻倍，雖然你之前的

薪水確實太低，但其他公司也會按照你之前的薪水談，我想我們應該是最有誠意的？他點點頭，確實是的。我接着說，但雷總堅持要給你加一些，我和他說了那得從他薪水裏扣，他答應了。我笑着補充一句，雷總成了你的擔保人，你工作做不好，我可不找你，我找他算賬。我看到小魚的腦袋微微低垂，眼睛裏反射出一些晶瑩的東西，我立馬意識到那是含在眼眶裏感動的淚水。那瞬間我鼻子也有點酸。

我問他，也許我們不能總按照最好的市場水平給你加薪，初創公司的起步太難了，需要客戶的認可，需要投資人的信任。但我們會給你足夠大的空間成長，你和公司，一起互相支持好不好？一起把產品越做越好，迭代更新。有沒有信心？他把眼淚憋回去，使勁點點頭。

那天離開公司，我拍了拍雷總的肩膀，希望小魚爭氣，希望你沒看走眼。待多年之後，我會再執筆，驗證雷總的眼光，看看彼時的小魚和公司，是否一起成長得更好了。